

雪岛

人说，去一个地方旅行就像是读一本书，而峨眉山这本书，我已经读两遍了。头遍是三年前，我照着一张旅游图，从山脚下的报国寺出发，一直爬到了金顶，并且看到了日出。那次经历，真有读了一部奇书的感觉。峨眉山是佛都名山，山上有大大小小近百座庙宇，还有生态猴区，有专供探险的悬崖栈道。第二次是丙戌深秋，这回，没有直奔金顶，而是放慢了节奏，走一处，就停下来看一处。或在农家乐饭庄住上一宿，品一品石磨豆花，尝一尝山里的蘑芋，或在山间茶亭消停半晌，喝一杯农家采的山茶，听听远处的松风和近处的泉声。无论是走，还是停，都将自己溶入大山，细细读着，品味着。果然，慢走有慢走的收获，驻足有驻足的乐趣。在著名景点潮音阁下方的山壁上，我读到了一个关于大山的故事，这道故事很曲折，而源头还在日本。

那已经是上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了。1825年冬，那大概是傍晚，或者早晨，在日本沿海的一个禅寺里，走出一个叫良宽的年轻僧人。良宽八岁就入佛门，晨钟暮鼓，念经吃斋，禅寺的生活，将他修得六根清静，他唯一的爱好，就是念经读书，其次就是练习书道。

在良宽出家修行的禅寺里，不仅有念不尽的经书，还有来自中国的法帖，其中最令他着迷的，便是一张商代的大篆《散氏盘》拓本。每天早晨，他总要沐浴焚香，磨墨抚帖，细细地临上一个时辰。临《散氏盘》成了良宽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日课，如果哪天没有临帖，就会觉得生活里缺少了什么，甚至连吃斋饭也都没味道。

禅寺依傍着大海，只要有空，良宽总喜欢到海边走走，看潮涨汐落，看已经变成桑田的沧海，海给了这个年轻的出家人很多启示。当然，最令他感悟至深的就是海水的涨落与月圆月缺的必然联系。看到月缺了，良宽的心里就生出一丝淡淡的忧伤；看到月圆了，良宽的心里会生出一丝欣慰。其实，月亮的阴晴圆缺都是自然规律，是不以良宽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可是僧人那颗敏感而多愁善感的心，总会平添出缕缕幽思。因为良宽热爱中国古典文学，尤其是唐诗，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，可是对李白杜甫却是顶礼膜拜，大唐的诗神孕育了他的诗人之梦，他一生写了很多首古诗，为日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

如果没有良宽那颗诗心，如果没有他对海对岸文明故国的向往，也许那个傍晚他不会来到海边，而这个神话般的故事也就不会发生了。

也许正应验了佛家的那句话：一切都是缘份啊。

良宽来到了海边。那刻，大海正在落潮，浑沌的潮水正随着血一般的晚霞，一步步向远处退去。良宽追随着潮水，朝前走着，那片海滩的沙子细如白玉，脚踩上去就会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，良宽走上几步，就会停下来，感受一下大海。海正大吞大吐着，或者说是呼吸着，她的每一次吸纳吞吐都是

那般令良宽惊心动魄。他又朝前走了几步，忽然看见不远处的海滩上，躺着一个条形物体。起先，良宽以为是一条小鲸鱼，因为那片海滩上，常有来不及游走的鱼类光临，最后被赶海的人拾走，良宽不赶海，再说佛门禁止杀生，更不用说吃荤了，平时他在海边拣到一个小生灵，那怕是一个小小的海蜇，也会将其放入大海。他站在海边，看着海滩上的物体，竟一下站了半个时辰。那个物体竟也看着他似的，一动也不动。良宽看着，就觉着有些好奇了，如果是鲸鱼，一旦搁浅，就会挣扎，起码来说，会摆动几下尾巴，可是那物体却是静止的，静若处子般的。良宽又看了半个时辰，便动了心，因为如果不去看看，再过一会儿，大海又要涨潮了。

良宽走下海滩，一直走到物体跟前。海滩上湿漉漉的，落在滩涂上的月光也是湿漉漉的，同时潮湿的，还有良宽的那颗心，每逢大潮汛之夜，他的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骚动，总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，如此良辰美景，如果不写首诗，总觉得对不起故国的那些诗神。他喜欢李白的咏月诗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抬头看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有限的二十个字，却写出了无限意境。同样是写夜晚，李商隐却是另外一番境界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，何时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良宽盼望这个月夜诗神能赐给他灵感。

灵感真的来了，却不是诗神赐给的，而是中国的百川！海滩上躺着的是一根来自中国的古桥桩。当良宽将那根桥桩抬起，发现上面刻满了篆书，内容是记载有关这座桥的位置和建造历史。自从爱上了唐诗，良宽就一直痴迷中国书法，在中国灿烂的古文化领域，诗与书是不可分割的。那天夜里，良宽借着月光，一遍遍读着桥桩上的篆字，不仅明白了这根桥桩来自中国的峨眉山下，还知晓了这座桥建造的年代。

良宽一遍遍抚摸着桥桩，一首流传百年的诗突然脱口而出：

不知落成何年代，

书法遒美且清新，

分明峨眉山下桥，

流寄日本宫川滨。

良宽吟完那首诗，又面对大海久久地坐着，直到子夜时分，才回到禅寺。

如今，一百多年过去了，良宽已经圆寂，而这首诗却成为良宽的墨宝，被留在人世间，这段经历，也成了千古美谈。日本书道杂志曾于1982年第一卷第一号专刊，刊登了这首诗的墨迹，诸多书家对良宽的书法和诗歌成就，作出高度评价。而良宽这个无名僧人，也因为这首诗，成了日本人心中的偶像，在日本和世界一些地方，正在悄悄出现着良宽热。良宽写下的大量古诗，已经印成书，走进了很多家庭，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道风景。

良宽的这首诗，已经刻上碑亭，存放在峨眉山清音阁下方“日本诗碑亭”处，紧挨着这块诗碑的，是一块刻着桥桩的《漂流图》石碑——这根桥桩被峨眉山山泉冲走后，就顺流而下，流入乐山的岷江，又从嘉陵江入长江，走八百里洞庭湖，经过黄鹤楼，紫金山下燕子矶，从长江入海，最后又顺着潮水流到了日本北海道。

这个碑亭，是日本一个民间诗歌学会捐款建成的。当我读到良宽的诗和峨眉山桥桩的《漂流图》

，我被良宽的精神感动了，也被峨眉山桥桩不畏艰险的漂流精神感动了。从峨眉山到日本海，要经过多少曲折，这一路之上，又有多少顽石要阻挡它，又有多少贪婪的人想打捞它，或者将其拖上岸，拿去垒猪圈，或者劈成柴火烧了，或者藏入私家，拿去变钱。在历史上，不是有过千古名碑当猪圈石的先例吗？文化是世界的，如果我们国人都能像良宽那样，热爱华夏文化，或许我们的文化遗产会得到更多的关爱和保存。写到此，草成小诗一首，献给良宽，也献给峨眉山下的那根桥桩——

峨眉仙山一桥桩，

历尽万劫始到海，

方过白云黄鹤处，

便下赢洲到扶桑。